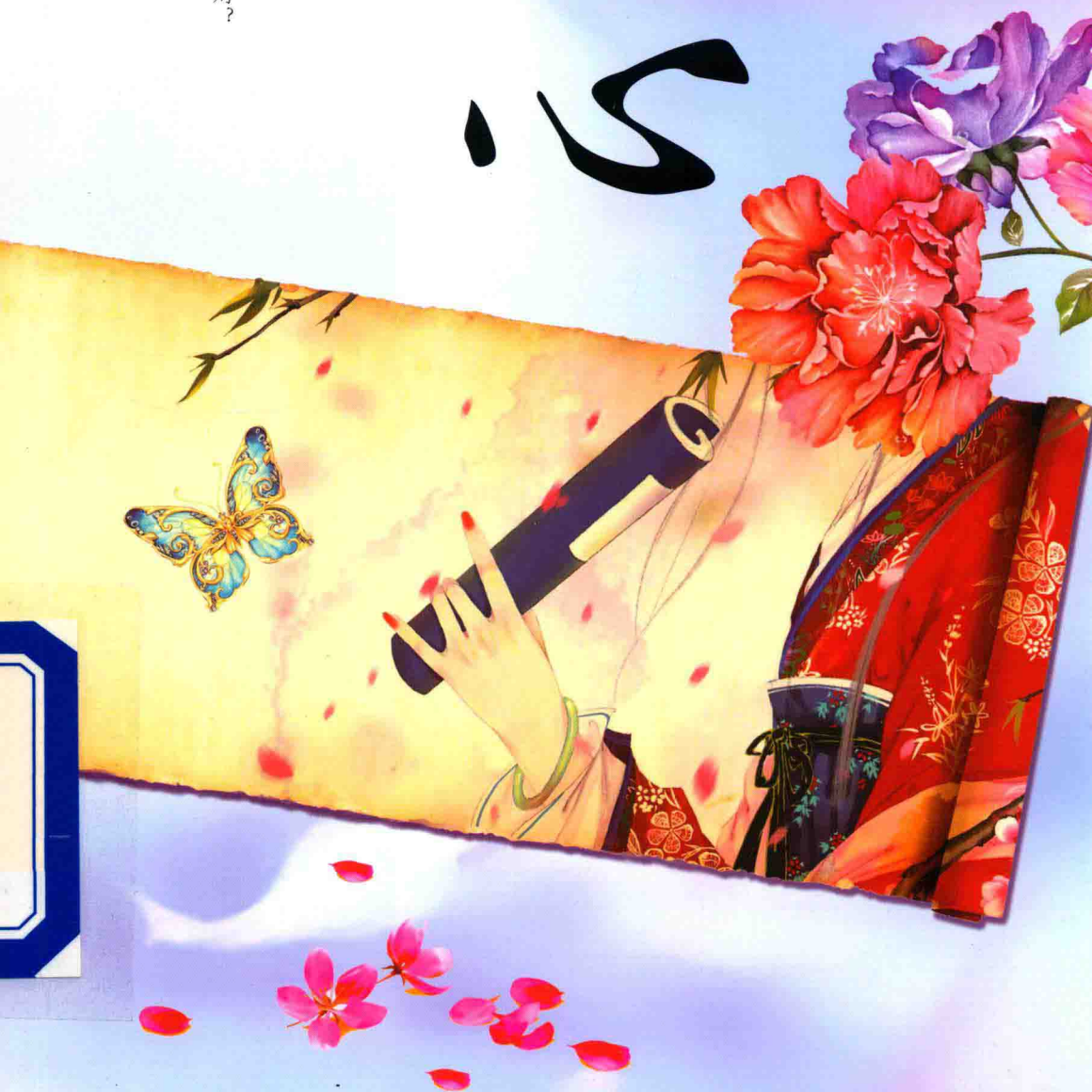


月影兰析
作品

画心

裱画很难，
需要很多时间，
特别是修复画心。
我们有一生的时间，
你总会教会我的，对不对？
一生啊，
多么遥远的事。



月影兰析
作品

画心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画心 / 月影兰析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5143-4375-5

I. ①画… II. ①月…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313624号

画心

作 者 月影兰析
责任编辑 宋凌燕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信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4.75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375-5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录】

楔子 回家 | 001

第一章 画心 | 004

第二章 旧识 | 018

第三章 惊变 | 033

第四章 杀局 | 049

第五章 抉择 | 067

第六章 情殇 | 086

第七章 失忆 | 095

第八章 决定 | 113

第九章 决裂 | 125

第十章 重逢 | 150

第十一章 真相 | 168

第十二章 同归 | 185

番外 | 203

楔子 回家

空荡荡的悬崖，寒风凛冽，寂静无声。

可谁也不知道，就在前一刻，那片无情的万丈深渊刚刚吞噬了一条鲜活的生命。

那个人……就这样没了。

苏雨蓉呆呆地坐在崖边，脸色惨白如纸，就仿佛整个灵魂都随之死去了一般。

“徐大哥，是我们云家对不起你。”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压抑了许久的泪水，终于从眼角悄然划落。

除了那一声声“对不起”，她无法再说出更多的言语。

她已很久没哭过了。

可此刻，疚愧、伤心、绝望……所有的情绪交织成了一团，深深地绞痛了她的心。

痛入她的灵魂深处。

徐大哥不应该死的。

为了他们这些人的命，他的命就应该被无情牺牲？

他原是江湖中逍遥自在的豪杰。

他原是这天底下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他还有自己的远大志向没有完成。

可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了……就连生命都已失去……

忽然之间，她觉得很冷，那种冷，一直冷至骨髓之中，深深烙印进了她的灵魂深处。

她心底清楚，这样的伤痛与愧疚将要伴着她一生一世。

而同时，也会伴着云秋尘一生一世，成为永远也无法拔除的梦魇。

“娘子，我带你回家。”

寂静的身后，忽然有一只手伸了过来，握住了她的手。

那只手很冷。

冷得几乎没有温度。

她微一闭目，却是微微一挣，挣开了那只冰冷的手。

明知这并不完全是他的错，可她的心，就是无法接受这样惨痛的结局。

“娘子，你不跟我回去吗？”

身后那道略显嘶哑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淡淡的落寞与心伤。

她终于缓缓抬起了头，望向了面前那双熟悉的眼眸。

曾经，那双如星辰般的眼眸里满是阳光，而如今，阳光已然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沉重而压抑的痛苦与黑暗。

是什么改变了一个原是养尊处优、无忧无虑的大少爷？

是什么改变了他眼里那一抹阳光？

他没有错，不是吗？

他是她的丈夫，无论他做了什么，他也只是为了救她的命。

一切，全是她的错。

“我为什么不跟你回去？我是你的妻子，不是吗？”苏雨蓉淡淡地开口，神色平静无波，“我答应过你，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离开你。而且——”微微一顿，她看向了空荡荡的山崖，“而且，你没有做错什么。你只是为了救我、救云家，还有云镇的人——若要说错，真正错的人是我。”

她那望向山崖一眼，空寂如死，再也没有任何生气。

“走吧，我们回家吧！”

轻轻地说出这句话，苏雨蓉越过了云秋尘的身边，向山下走去，可还未走出两步，身子一软，整个人便虚脱地朝地上倒去。

“娘子！”

在她倒在地上的前一刻，云秋尘已牢牢地将她冰冷的身子接进了怀里。

山风依旧凛冽，刮在人的脸上隐隐生疼。

云秋尘低头看着怀里昏迷不醒的妻子，唇角忽然扬起了一抹极苦极涩的笑容。

“对不起。”

也许，一切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

他不应该不顾一切娶了她。

他不应该以爱的名义禁锢了她的自由，继而让她承受了这样的绝望之痛。

但他，从不后悔自己爱上她……

第一章 画心

秋雨连绵不绝，已经从清晨下到了傍晚，眼看天色已暗，竟没有丝毫停歇的预兆。云秋尘看了眼怀中所抱的东西，然后又拥紧了些，将雨伞尽量靠前，不让雨水溅湿怀中的东西半分，随即加快了脚步。

不消片刻，雨水便打湿了他的后背。那黏稠潮湿的感觉让他极为不舒适。

“真是糟糕，这雨怎么老是下不停呢？”

云秋尘低低地嘀咕了一声，当他的目光再度落到怀中所抱的东西时，薄唇却是微微上扬，露出了一抹温柔的笑容。

“幸好没淋湿。”再度加快了脚步，心急万分的他不自觉得就用上了轻功，引起路人纷纷侧目。

“惨了！”

云秋尘顿时有所惊觉，连忙放缓了脚步。想起娘子的“忠告”，明亮的黑眸连忙往四周瞧了眼，见已经没什么人注意到，这才轻舒了一口气。

“锋芒不外露啊！”云秋尘略显苦恼地拢起了一双挺拔的剑眉，“我要是能快点回家，东西也不会打湿了啊！”而且，他现在巴不得换下这一身湿衣，总觉得身子有点冷啊。

“但这样娘子会生气吧？”

左思右想，他最终还是败在了娘子的“忠告”之下，只好抱紧了怀中那对他

来说极为重要的东西，以平常人的脚步朝云府的方向奔去。

可惜天公似乎有意与人作对，雨竟越下越大了，当云秋尘好不容易赶回云府时，几乎成了一只落汤鸡，连那一头黑发都湿嗒嗒地糊成了一片。

“啊，少爷，你怎么淋成这副样子？”

在门外守候了一天的容江看见云秋尘那副狼狈的样子，吓了一跳。

“少爷，你不是有带伞么？怎么——”

“没事没事，只是淋湿了一点点。”云秋尘也不顾一身湿透，目光急切地打量着怀中的那包东西。

“还好，没淋湿。”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气，他扬起了笑容，“容江，少夫人呢？”

“少夫人在装裱间。”

“她怎么还在那里？”云秋尘闻言瞪圆了一双眼眸，“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她好像就在里面了吧？”

容江摸摸头，“据说今天少夫人收了一张很难修补的古画。”

“那她用膳了吗？”云秋尘的脸色已微沉了下来。

“没。”容江老实地摇头。

云秋尘脸色更沉，“修什么古画啊，饭总是要吃的吧！这样下去，不是把身子都搞坏了吗？”云秋尘一边低声埋怨着，一边抱着东西就往装裱间走去。

“少爷，你身上还湿着呢。”容江在身后连连叹气。

少爷自己还不是一样啊，每回碰到少夫人的事，他哪顾得上自己啊？

不过，少夫人却……容江的眼底掠过了一丝叹息。

时间过得可真快呢，转眼，少爷和少夫人成亲已经一年了。

只是这一年来，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

* * *

云秋尘风风火火地冲进了装裱间，连身上的湿衣也没来得及换下。

“娘子——”

“嘭”，连门也不敲，他直接闯了进去。

房内案台边，苏雨蓉正微俯着身，手上拿着一方薄绢，细心地托着台面上的一幅绢本古画。

“相公，不是说过很多次了吗？我在做事时，进来要敲门。”

苏雨蓉头也未抬，一心还在托着薄绢，就怕自己手一抖，前功尽弃。

云秋尘“哦”了一声，竟抱着手中的东西退出了门外，然后掩上房门，又伸出一只手轻敲了敲。

“娘子，我可以进来了吗？”

苏雨蓉眼中闪过一丝无奈，“进来吧！”嘴里虽这么说着，手中的工作却未停下。

房门“吱呀”一声，再度被推开了来。云秋尘兴冲冲地冲到苏雨蓉面前，献宝似的递出了怀中的包裹。

“娘子，你看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苏雨蓉心不在焉地应了声：“买了什么？”忽然她微微蹙起了眉心，看着手中的绢本古画，低声自语：“竟连正面也有破损？”

修复画心是一件很费时又很耗神的工作，也是裱画里最为重要的一项。她花了一天的时间去污、揭旧，现在正用薄绢托补，要补好残缺的部分，但刚才这一托，却发现在画心正面的右上角部分，竟还有一点小残缺。

“看来要拿些素纸了。”

一般绢本画的正面出现残缺时，就需要用到素纸补在托绢的背面，这样画心的薄厚才会统一。

云秋尘见苏雨蓉根本没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一抹落寞闪过眼角，收回了递出的包裹，但随即眼神又是一亮，“娘子，不如我来帮你吧！”

苏雨蓉这回终于抬起了头，“相公，别闹了。你先出去等我，好吗？”她觉得自己说话的语气像是哄一名孩子，但确实是这样。成亲这一年来，她对他说话都像是在哄孩子。

不仅因为她的丈夫比她小了整整三岁，而且因为丈夫的个性真的跟孩子一般。

“你饭不是还没吃吗？”云秋尘有点不高兴了，“你一裱起画来，就都是一整

天不吃饭。”

“嗯，我下次一定改。”苏雨蓉的注意力已经又回到案台上的那幅绢本古画上了。

云秋尘又锁起了眉间，“你哪次不是这样说，但每次都没有改。”

苏雨蓉没有应声，她正思索着怎么用素纸补上才是最完美的。

“这是什么画这么重要啊？”云秋尘有些吃味了，他可是她的丈夫，可是从刚才进门到现在，她却连正眼都没瞧过自己一眼，一心只关心着那幅破古画。

“《韩熙载夜宴图》。”苏雨蓉淡淡地解释：“这是五代著名画家顾闳中的作品。此图绘的，是一次韩府夜宴的全过程。它以连环长卷的方式，描摹了南唐巨宦韩熙载家开宴行乐的场景。”

云秋尘兴趣缺缺地“哦”了一声，“这画很名贵？”说着，探头瞄了一眼。案台上的那幅绢本古画虽有些残旧，但画面上的人物却依旧栩栩如生，或正或侧，或动或静。

“这幅长卷线条准确流畅，工细灵动，充满了表现力。设色更是工丽雅致，富于层次感，神韵独出。是难得的旷世佳作，当然是珍贵之物。此画已失传许久，没想到，今日竟又重现人间——”一说起画，苏雨蓉的眉宇间燃上了一丝明亮的光彩，甚至连唇角都染上了不可多见的轻柔笑容。她原本就是个雅致的女子，现在这一笑，更是动人。

云秋尘不由微微闪了神。

一年前，他第一次见到苏雨蓉时，也是被这样的笑容所惑，她认真赏画的样子，她细心裱画的神态，都一一深深烙进了自己的心田里，再也挥不去。

然而，他爱的是她裱画的样子，恨的，却也是她的裱画。

“娘子，我们先别管这画啦，我让容江准备一些东西，我们先吃饭。等吃完了饭再来——”云秋尘不由分说，拉起了苏雨蓉的手，“你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这样下去不行。”

“相公。”苏雨蓉挣脱了云秋尘的手，“我必须要把这件工作做完，只要有一个意外，我就前功尽弃了，而且也白白毁了一幅古画。”

“不行，这次你一定要听我的。”云秋尘也跟着恼了起来，再次抓住了苏雨蓉

的手，眼神坚决，“先吃饭。”

“相公！”苏雨蓉语气不由沉了几分，“不要胡闹。”

那一声轻斥，让云秋尘心中一痛，放开了手。

“好，那你就抱着你的画吧！大家都别吃了。”

紧抱着手中的东西，他负气摔门而出。

“相——”苏雨蓉微掀了掀唇，但最终没唤出声，只是无奈地目送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道的拐角处。

其实她明白他的一片好心，只是她若是真的听了他的话，搁下手中的活儿，那这幅画势必会毁了。

画心坊百年的信誉，不能毁在她的手上。

轻轻叹了口气，她收回了心神，继续专注地修复那幅《韩熙载夜宴图》，忽然间，她想起一件事——刚才他好像全身都湿了，下这么大的雨，他去外面干什么了？而且回家也不换身衣物。

摇了摇头，苏雨蓉苦笑。

毕竟他还是太年少了，依旧孩子心性。

那一年，他十九，她二十二，原本两个毫无交集的人，就这样莫明地走到了一起。其实对她来说，丈夫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能继续把画心坊开下去，她能继续裱画……

* * *

云秋尘怒气冲冲地一把推开了卧室的房间，门也不关，然后就这样一身湿地把自己丢到了床上，一直抱在怀里的包裹也随之丢到了一旁。

为什么她的心里永远装着画？为什么她连一点点的角落也不分给自己？哪怕是一点点，他也心满意足了。

一年了。

他以为时间可以改变一切，他以为只要自己待在她的身边，总有一天，她会从不喜欢他变成喜欢他；总有一天，她会渐渐地把他看得比裱画更重要……但，

这一切只是痴人说梦吧？

一抹淡淡的哀伤与失落涌上了眼底，云秋尘轻闭上了眼。

回想起一年前，他在跃然斋见到她时，就为她眉宇间那抹明亮动人的神韵所倾倒。他不知道那时着了什么魔，一颗心就这样陷了下去，不可自拔。

跃然斋是云秋尘的父亲云青一手创立的卖画坊。虽然云青从小爱古画，但云秋尘对画却一点兴趣也没有，反倒对武学兴趣浓厚。向来疼爱儿子的云青也没强迫，反倒是请了一名江湖高人为云秋尘指点武功。渐渐地，云秋尘学得了一身好武艺，却从不碰跃然斋的任何古画，就在云青为跃然斋后继无人而一筹莫展的时候，云秋尘竟然告诉他要娶画心坊的苏雨蓉。

而画心坊是苏州数一数二的裱画店，现任的当家苏雨蓉继承了父亲苏扶的裱画手艺，虽然为女流之辈，却也将画心坊经营得有声有色。而且跃然斋跟画心坊经常有生意往来，云青深深知晓苏雨蓉的人品。那是一个并不多话的女子，个性淡定平稳，虽然比云秋尘年长三岁，但也不失为一个儿媳的好人选。

就这样，云青让媒人前去提亲，原本以为苏雨蓉会看不上自己那个孩子心性的儿子，谁知，苏雨蓉只有一个要求，只要成亲后，让她把画心坊继续开下去，让她继续裱画，她就什么要求也没有。

云青自然答应。

毕竟在这个时代，女人一般是不能出来抛头露面的，更别提成亲后，夫家一定会更加限制。而云青其实是盘算着让儿媳继承跃然斋，当然不会反对苏雨蓉将画心坊继续经营下去。

那一年，云苏两家联姻也成为了苏州的一段佳话。

然而，这一年来，云秋尘过得并不开心，虽然他与苏雨蓉朝夕相处，但他走不进她的心。

“难道我从现在开始要学习裱画？”云秋尘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眼中的落寞渐渐为一抹明亮所取代。

“对呀，我跟着她学习裱画，如果学得好，她一定会正眼看我的。”

目光忽然落到了滚到床角的包裹上，他懊恼地一拍额，“忘记送给娘子了，后天就是她的生辰了啊，我看她八成也忘记了。”

抓起包裹，他脸上露出了为难之色：“刚才这样跟娘子说话，她会不会生气呢？可能一气之下，连生辰礼物也不要了。”

正冥思苦想，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少爷，晚膳准备好了，要吃吗？”刚才装裱间里传来那么大的动静，看来少爷是和少夫人吵架了吧？容江小心翼翼地探头往门里看了眼，却眉头紧皱，“少爷，你怎么还穿着这一身湿衣服？小心着凉了。”

“哦，现在就换。”云秋尘有气无力地挥了挥手，“我哪那么容易生病——”话音未落，他忽然打了个喷嚏。

容江苦笑，“你看吧，我就说会着凉。”

“没事。”云秋尘搓了搓略显发寒的手臂，“我可是练武之人，你见过我生病吗？现在就去把衣服换下来——”转过身，拿起衣架子上的一件干爽衣物，忽然想起了什么，又回头对容江吩咐道：“容江，你帮我晚膳送过来。”

“少爷，你要在房里吃？”

云秋尘摇头，唇角扬起微笑，“去装裱间，跟娘子一起吃。”她没空出来用膳，那他陪她在里面吃应该可以吧？最多，他喂她！

云秋尘越想心情越好。

容江横了他一眼，“少爷，刚才不知是谁在装裱间弄出那么大动静啊？”

正脱下湿外套的云秋尘脸上一红，作势就要将外套掷过去，“你小子多什么嘴，快去，我饿死了。”

“好好。”容江领命而去。

云秋尘连忙换下一身湿衣，忽然身体里涌上了一阵寒意，他打了个寒战。

“啊，不会被容江的乌鸦嘴说中了吧？不就是淋了点雨吗？”轻抚了抚有些昏沉的额际，云秋尘强打起精神，“先陪娘子用过晚膳再说。”

* * *

装裱间里，苏雨蓉满意地看着案台上那一幅修补过后的《韩熙载夜宴图》，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

这幅画整整修补了一天了。

从去污到揭旧，到托补，到全色，每一样都耗费了她不少精力，但看着修复完美的古画，对她来说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接下来，就要考虑用什么样的装裱款式了。

转过头，她看了眼窗外已完全沉下来的天色，腹中传来了轻微的饥饿感。

一整天，她几乎滴水未沾。

苦笑了一下，苏雨蓉走到门口，打开了房门。

“娘子。”

门外那一双几乎比星辰还要闪亮的眼睛几乎让她闪了神。

“相公？”苏雨蓉看了云秋尘手上的托盘，“你这是——”

“跟你一起用膳呀！”云秋尘笑得一脸灿烂，“你已经把画修好了？”说着，他探头往里瞧了眼，眼底却闪过一丝失望，嘴里低声嘀咕了一句：“这么快就修好了啊！”他还想着，她若是还没修好，没空用膳，他亲自喂她呢。

看来，这小小的奢望破灭了。

苏雨蓉哪里知道他的心思，只是摇头轻笑了笑，“你刚才不是还迫着我用膳吗？”

云秋尘略显不满地撇撇嘴，“你要是每天都能准时用膳才好。”

“走吧，我们哪里吃？”苏雨蓉好笑地看着他。

“就在这里吧！”云秋尘眼中闪过了一丝狡黠，“我刚好向娘子讨教一些事情。”

苏雨蓉疑惑不已，“你要讨教什么？”

“裱画啊！”云秋尘唇角又微弯了起来，“娘子，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跟你一起学习裱画，这样也可以帮你的忙。”

“你不是一向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吗？”苏雨蓉颇感意外。

“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啊！”云秋尘也不等苏雨蓉答应，端着托盘走进了装裱间，“娘子，我们先用膳，然后你一项项教我。”

看着前面那道修长的背影，苏雨蓉摇头失笑。

不知道他这是不是一时心血来潮？

忽然想起，他们刚才好像发生过一些口角吧，但此时此刻又像是什么事也没发生一般。

也许，这就是她与他之间的相处之道！

* * *

常言道：三分画，七分裱。

一幅再好的、再珍贵的古画，也需要用装裱来装饰保护，这样才不会因为年代久远，而发生空壳脱落、受潮发霉、糟朽断裂或是遭到虫蛀鼠咬，白白毁坏了一幅传世名画。

裱画是一项非常繁杂和琐碎的工作。

除了一些必需的装备和工具，比如说宽敞明亮的装裱间，用于贴片挣干画心的挣板、排笔、宗刷、研石等，还需要十分的细心和耐心。

光是制作裱画用的糨糊，就要花上大半天的工夫。

晚膳结束后，云秋尘硬是缠着苏雨蓉教他裱画，被他缠到没辙，苏雨蓉只好拿来了面粉和清水，先教他制作糨糊。

裱画用的糨糊与一般的糨糊略有不同，它要求质量好、黏合力强，所以在制作的第一次，要先洗粉。

所谓的洗粉，就是将面粉中的面筋提取出来，使面粉变为淀粉，而且和出的面团还要软硬适中，过软过硬都不行。

云秋尘睁大了眼睛，看着苏雨蓉动作熟练地在铜盆里和着面，然后，一点点地加水，再和，再加水，再和……直看得他眼睛发酸。

这看起来比练武难多了吧？

“娘子，这面还要和多久？”

苏雨蓉微笑，“差不多了。”

云秋尘“哦”了一声，显然已没什么耐性。

苏雨蓉抬起头，见他向来明亮的眼睛里没什么神采，不禁叹了口气，“相公，如果你看累了，就先回房休息吧。”

她并不觉得他有这个耐心做裱画这种工艺活。

云秋尘摇头，“我不是说了嘛，我是来学习的。”说着，他卷起了袖子，“我来试试。”

“这里不用了，你帮我拿条湿巾过来。”

“好。”云秋尘递了条湿巾给苏雨蓉，见她将湿巾盖在和好的面团上，好奇地问：“娘子，你这又是在干什么？”

“醒面。”忽然觉得脸颊有些酥痒，苏雨蓉抬起右手背轻拭了拭，“醒面后才比较容易洗。现在我们等一会儿。”

“哦。”云秋尘似懂非懂地点头，抬眼就见苏雨蓉脸颊上沾了些面粉，“娘子别动。”

被他这么正经地一喝，苏雨蓉微感错愕地站在那里。

云秋尘凑近她的脸，用衣袖轻轻擦去了她脸颊上所沾的面粉。

未关严实的窗外吹来了一阵轻风，烛光摇曳，将两道依偎的影子映在洁白的墙壁上，旖旎而暧昧。

两个人的气息突然这样接近，让苏雨蓉不自在地别开了眼。

“娘子，我们都成亲一年啦，你为什么还这么害羞？”云秋尘眼睛里写满了笑意，突然出其不意，偷了一个香吻。

苏雨蓉脸色顿时通红，“相公，别闹。”

“相公亲娘子天经地义啊！”云秋尘剑眉一挑，然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一收双臂，将她揽在了怀里。

“相公，我们、我们正在做事。”苏雨蓉挣扎着，逃出了他的怀抱，“我看面醒得也差不多了，可以开始洗了。”拿出醒好的面团，倒上清水，苏雨蓉开始抓洗，连头也不敢回。

看着面前那道明显带着疏离感的背影，云秋尘一双黑眸又黯然了两分。

她总是这样逃开他。

总是这样离他离得很远很远。

手心猛地收紧，又松开。他的唇角却牵起了一抹淡淡的微笑：“娘子大人，我说过我是来学习的，你都一个人一手包办了，我可是什么都没学会啊？”极为自